

小时候,总觉得冬天漫长得过不完,盼着放假,盼着过年,盼着雪化,盼着天气暖和一些,盼着不再穿得像只狗熊。

可现在,时间又快了,有时候真觉得我们像生活在一个信息流之上,无论微博,QQ,还是微信朋友圈,就像一个流一样,不停地流动。

人生活在这样的流动之上,变得焦虑,不安——太多内容被重新规定,语法,标题甚至词语也被重新规定,那么年轻,那么具有娱乐精神,那么简单粗暴,迅雷不及掩耳盗铃,10万+的内容就被制造出来了。对于我们这些会写几句话,一个字,一个标点符号孜孜计较的人来说,真的有这样的效果:眼前一黑。

人生活在这样的流动之上,甄别,取舍,连贯的能力不是越来越强,反而越来越弱,有时候看着朋友圈里自说自话,前后不搭的一长串内容,心想,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史诗吗?线上线下,虚无缥缈,每一天,如果你愿意,都可以过成无所不知的一天,一些过去不会特意去关注的领域可以很便捷地打开,天文地理,吃饭穿衣,似乎每一个都让你感到暂时的兴奋,但很快又错过了,甚至记不得三天前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但总有一些东西能给我们带来某种确定吧。

《爱与黑暗的故事》,作者是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它讲述了一个以色列的小孩子如何在动荡,充满历史悲剧的遗产中成长,并把这些记忆转化成思考和写作的力量。

主人公是在一个充满书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我们只有大量的书,到处都是书,从这面墙到那面墙排满了书,过道厨房门口和窗台,到处是书,几千本书,遍布整套住房的每个角落。”

## 小说世情

# 老儿子

□ 董改正

小区门口有一个菜农,瘦小干枯,六十多岁的样子。每天清晨路过,菜已经摆好了,就四五样,大竹筐装着。他要么在忙,要么蹲在那里吸烟,身后的一辆三轮车,搭着衣服摆着秤。老人使一口市郊方言,听得懂,却不会说。他不大看人,一副爱买不买由人的样子。他那点菜,实在是不适合在菜市场卖的,一是不起眼,二是不经比,三是不甘心。

他的菜不但少,而且不像市场菜贩们定时淋水,菜叶子水灵灵的。他的菜是干的,就像他的人不懂招呼一样,蔫眉搭眼的。我经过多次,都没买过,实在看不上。那次听见有人还价,他看着我脖子道:“我的菜,菜市场的能比吗?”问价的冷笑走开,她原是想捡便宜的,不料却还高点。

慢慢地他的生意竟然好起来,一般中午不到,菜就卖完了,他骑着三轮,悠悠远去。这天我正去取车,他正在收拾,无意瞟一眼,筐子里还剩了一些丝瓜。寒露都过了,已近霜降,在我印象中,丝瓜早已干了,皮肉尽去,只剩丝,仅可用来洗锅刷碗。不由低头问道:“这是丝瓜?”他原来也是会笑的,而且很灿烂:“是啊!”我拿起一根,笑道:“看他还矮矮胖胖的呢!”他也笑,一脸褶子展开着:“他也是丝瓜大娘的老儿子,娇惯的!”我们都笑起来。好像是这样,最小的儿子最遭老娘疼呢。我把剩下的都称回去了,做出来,碧绿晶莹,出乎意料地好吃。原来,他的菜真的是农家肥侍弄出来的。

他向来都是独来独往,有一天路过时,见他菜已卖完了,整个大娘靠在三轮车边,穿戴整洁,正在数落他。见我,他有些尴尬,那大娘浑然不觉,自顾说话:“这样下去,老么就要跟你一样了!”他脸红得黑起来。我原本打算装作忙,别插进人家家事,老爷子却和我打招呼,以图摆脱挨批局面。不料大娘扭过头对我说:“大兄弟你说说,儿子他不管,主任他不做,天天骑车十里多路,就卖百把块钱,可值得?”

原来是“村官”呢!我戏谑地看了老爷子一眼。大娘接着说:“老么没考上好学校,听他的话在家整什么有机菜园,村里青年哪个不到外面打工?哪个不是带媳妇回来不用

书中有一段关于书的描述,“小时候,我希望自己长大后成为一本书,而不是成为作家,人可以像蚂蚁那样被杀死,作家也不难被杀死,但是书呢,无论你怎样试图对其进行系统性的灭绝,也会有一两本书伺机生存下来,在某个鲜有人问津的图书馆的角落,享受上架待遇。”

人们来来往往,生生死死,但书是不朽的。

那些四处离散的犹太人对于书籍有一种近乎病态式的崇拜,特别是对思想的崇拜,对观念的崇拜,对深刻情感的崇拜,也正是这种崇拜之情让那么少的犹太人焕发出巨大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多希望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书架,可以把这种传统,这种感情一代代地传下去。可是省内一家非常大的旅行社的老总告诉我,在他的公司里,挑不出十个读书的人。

不知不觉地,生活在这样的流动之上,想停都停不下来。而作为创作者,是继续顺流而下,浅尝辄止,卖萌讨巧地写作,还是停下来,从题材到方法,沿续过去那一道道工序来,一道道工序打磨的传统工艺?

朋友去了趟英国,回来说,地铁上,火车上,咖啡馆里,仍然有不少人在读报纸,读书,而且不全都是老头儿,很少人捧着手机在刷屏。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那道流消失了,世界变得实实在在,可触,可感。

不一样的阅读方式,写作方式,活着的方式,明明白白就在同一个地球上,就在稍微远一点的别处,但愿也在此处。

## 编辑手记

## 微语绸缪

# 在宇宙飞船里优雅地吃火锅

□ 白瑞雪

自海底捞提供外卖服务以来,银河系似乎已经没有麻辣火锅无法抵达的角落了。如果有,那就是在距离地球近400公里的宇宙飞船里。

今日从太空返回的两位中国航天员,曾向吃瓜群众描述他们的一日三餐:什锦炒饭、肉丝炒面、土豆牛肉、虾仁鸡蛋……尽管食品多达100多种,尽管饭后还能来杯红茶绿茶,你看那两人就餐就像给汽车加个油一样例行公事毫无悦色——怎么可能好吃嘛。

当然,咱尽力了。即便如此简陋,飞上天的中国菜也能甩半生牛排就算大餐的地面西餐几条街啊。等到中国空间站成为太空中唯一的人类空间站,热泪盈眶地吃顿中餐,大概会成为外国飞船与我交会对接的主要动力吧。联合国当隆重授牌:近地轨道美食中心。

那么,我们需要启动将火锅列入宇宙菜单的可行性分析了。火锅的精髓在汤,滚烫辣汤,一筷子毛肚七上八下,然后滚烫地从口腔滑落咽喉。

## 流年碎笔

乡下的春天,与童话寓言书上讲的不相同,但也不会突然就到来的。春风拂面和寒风料峭交替而至,即使羊群感到暖和已经上山了,还是会保持一段天气。偶尔,冰雪和春雨倾泻而下,覆盖在灰褐色山地草坪上,零零散散可以看到温顺的母羊和跪乳的小羊羔。我曾亲眼见过这样温馨的画面,春季的细雨带来了沉静多日的欢乐,平时兴高采烈的乌鸦都弓起了它们的脊背。

一天,又一次,灰褐色的山坡绿了,树也跟着绿了。野兔吃饱了,躲在树荫下睡大觉,我悄悄地接近它,它躺在一棵柳树的树荫下,杨树的根盘绕在古老的岩石上,野兔在远处金黄色的蒲公英的映衬下,现出明显的轮廓,蒲公英丛中长着绿色的苦苣菜。整个场景被布置得恰到好处,如餐桌上的摆饰。

野兔睡醒了,跳下山去了,舞动着它那黄褐色的尾巴向我告别时,我才意识到,它和我不过是一则寓言里的两个角色罢了。尘归于尘,土归于土,石器时代归于石器时代,新生代归于新生代,但是我们总是在永恒不断追逐着!

此时在远处森林的上空,火车声揉进了某种嗡嗡的颤动,仿佛地平线处的松针是拂动的竖琴的琴弦。一切声音在传到可能听到的最远处时都产生一个同样的效果,那是宇宙竖琴的颤动声;远处的山脉,由于介于其间的大气的作用,仿佛被涂上了一抹天蓝色,看上去极富情趣。

这一次传到我这儿的是被空气过滤后的旋律,和森林中的每一片树叶每一根松针交流过的旋律,被大自然的力量接纳了的这部分声音,在经过调整后回荡在山谷之间,在一定程度上,这回声是独特的声音,它不仅重复了钟声中值得重复的,而且重复了部分林中之歌;林中美妙仙女所唱的还是这样平凡的音乐和曲调。

还有几种声音,说到最后,都是天籁。很准时,在夏天的某一部分日子里,七点半,火车经过后,青蛙要唱两个小时的歌曲,就在我门前的池塘里,或是村后的小溪边,准确得跟时钟一样,每天晚上,日落以后,一个特定时间的五分钟之内,它们一定开始歌唱。真是机会难得,我摸清了它们的习惯了。

有时,我听到四五只,在水中的不同地点鸣叫起来,音调的先后偶然相差一小节。它们跟我实在靠近,我还听到每个音后面的啜舌之声,时常还听到一种独特的嗡嗡的声音,像一只苍蝇投入了蜘蛛

网,只是那声音较响,只是时间久了,我也感到极富有音乐声了。深秋,黎明时分,一阵大风从黄褐色的田野边吹来,雾悄悄地爬了上来,缓慢地从宽广的田野边上拂过。浓雾如同白色的帐幔,穿过了排列整齐的松林,越过沾满露水的草地。四下里依旧寂静无声,一阵叮当声从遥远的天边传来,像有人在轻摇小铃铛。叮当声断断续续,若有若无,四周喧闹了片刻,又逐渐沉寂。突然,一阵悠扬美妙的犬吠声响起,顷刻间,群犬齐吠,交相呼应。接着,一阵嘹亮的号角声从远处传来,刺破苍穹,直冲高空。

号角声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时而突然,又变得寂静无声,终于喇叭声,嘎嘎声,哇哇的叫声等各种各样的声音都响了起来,让乡村都为之震动,这些声音都是从何而来,无从知晓,最后,一道耀眼的阳光,划破苍穹,一大队鸟儿穿过浓雾出现了,不过,它们的翅膀好像静止了。它们在天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轻巧地落在地上,四散开觅食。在优雅,高贵的雁群光顾下,乡村也就开始了新一天的生活。

我常常独自一人,散步在这一种禽鸟众多的林中,在它们的老林中,听野鸡在树上啼叫出嘹亮而尖锐的声音,数里之外都能听到,大地为之震荡,一切鸟雀的微弱声音都压倒。

在冬天的夜里,在白天也常有,我听到从不知多远的地方传来猫头鹰的鸣叫,就像用适当的拨子弹奏冰冻的大地所发出的声音,这正是乡村森林的本地语言,虽然我从没见过发出这声音时的猫头鹰,但后来我对这声音就非常熟悉了。

## 辣笔小新

我家第一台电视是黑白的,14英寸,飞跃牌,能收俩台,一个是山东台,另一个是河南台,山东台的信号是菏泽电视台插转,河南台的信号是商丘电视台插转。我们那个县城位于菏泽和商丘之间,各五十公里,在那儿,这两个台的收视率百分之百。河南台演《射雕英雄传》,大家就看河南台;山东台演《霍元甲》,大家就看山东台。不清楚就去院子里晃天线,有时候晃急了,俩台都一片雪花。有时候晃着晃着,发现多了个游戏频道,模模糊糊,演的是“坦克大战”,中间还插播“魂斗罗”,也能兴致勃勃地看一下午。后来才明白是邻居家的孩子在玩任天堂。

过去,北方的冬天吃得枯燥,就像童年的电视频道。

(鉴于本文写作是在饥寒交迫的冬夜进行,请容许我将一嘴口水生生吞下。)显然,置于微重力的太空中,为避免上演天女散辣椒水的壮观一幕,这锅汤的容器必须是封闭式的。

人间烧开水,贴近容器底部的水首先受热膨胀,密度变小进而上浮,上部凉水则受重力作用下沉,一锅水很快沸腾。到了天上,尽管载人航天器内拥有接近标准大气压的人造环境——这意味着水“开”即“熟”(比高原靠谱),液体却因为重力和浮力的失效而无法形成冷热对流。

怎么办?容器做成双层,内层装汤,外层各面严严实实包裹电热丝,尽量让其中液体均匀受热。航天科学家小王指出,包裹电热丝也没用,得用直接穿透,加热分子的微波炉。不过,即使实现了理想状态下的全锅沸腾,失重的气泡们只能在汤里待着,咕嘟咕嘟往外冒泡泡的欢快场景是不可能出现的。而且,由于液体表面张力强势作用,这些泡泡应该会特别大哦。

汤底搞定,食物下锅。全封闭容器壁留

## 不老的乡音

□ 屈绍龙



网,只是那声音较响,只是时间久了,我也感到极富有音乐声了。

深秋,黎明时分,一阵大风从黄褐色的田野边吹来,雾悄悄地爬了上来,缓慢地从宽广的田野边上拂过。浓雾如同白色的帐幔,穿过了排列整齐的松林,越过沾满露水的草地。四下里依旧寂静无声,一阵叮当声从遥远的天边传来,像有人在轻摇小铃铛。叮当声断断续续,若有若无,四周喧闹了片刻,又逐渐沉寂。突然,一阵悠扬美妙的犬吠声响起,顷刻间,群犬齐吠,交相呼应。接着,一阵嘹亮的号角声从远处传来,刺破苍穹,直冲高空。

号角声时而高亢,时而低沉,时而突然,又变得寂静无声,终于喇叭声,嘎嘎声,哇哇的叫声等各种各样的声音都响了起来,让乡村都为之震动,这些声音都是从何而来,无从知晓,最后,一道耀眼的阳光,划破苍穹,一大队鸟儿穿过浓雾出现了,不过,它们的翅膀好像静止了。它们在天空中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轻巧地落在地上,四散开觅食。在优雅,高贵的雁群光顾下,乡村也就开始了新一天的生活。

我常常独自一人,散步在这一种禽鸟众多的林中,在它们的老林中,听野鸡在树上啼叫出嘹亮而尖锐的声音,数里之外都能听到,大地为之震荡,一切鸟雀的微弱声音都压倒。

在冬天的夜里,在白天也常有,我听到从不知多远的地方传来猫头鹰的鸣叫,就像用适当的拨子弹奏冰冻的大地所发出的声音,这正是乡村森林的本地语言,虽然我从没见过发出这声音时的猫头鹰,但后来我对这声音就非常熟悉了。

## 萝卜白菜,各有喜爱

□ 魏新

卜切丝,做法简单,只需干辣椒、葱姜爆锅,再放片或丝,胡萝卜加酱,辣萝卜加水,都加盐,最后放粉条,焖锅,等到微糊,盛盘。胡萝卜酱香,辣萝卜咸香,粉条萝卜香。

不过,儿时我并不喜欢吃萝卜的味道。可能是冬天吃太多的缘故,每看到餐桌上是炒萝卜,就眉头大皱,胃里一阵阵发紧。在这种时候,大人总是用其营养价值来催促我的胃口:“快吃,萝卜小人参。”我心想:“人参有什么好吃的,还不如萝卜。”勉强对付几口,只觉良菜苦口。更可怕的,是用辣萝卜腌的萝卜干,撒上海粉,切成了丁,淋上香油,原本是一道佐餐的美味,却禁不住天天如此,实在是吃怕了,便坚决拒绝。记得有次父亲叫我吃饭,我问吃什么,父亲说:“吃……咯铃儿。”我半信半疑过去,一看竟然是萝卜干,大为恼火,父亲说:“我没有骗你,这道菜在嘴里一嚼就‘咯铃儿’响,对吗?”

我至今也不吃萝卜干,实在是因为小时候为我伤心过心,同时伤了胃。

能够陪我一冬天,而不让我厌烦的,只有白菜。

白菜在我印象中,始终那么温顺,体贴,因柔软而让人无法拒绝,因无味而具备各种可能。白菜性格随和,可炒,可炖,可蒸,可煮,可凉拌,可包饺子,也可炸丸子。白菜交友广泛,可以和猪肉熟,也可以和羊

出一个通道,以类似吸尘器的抽气方式,吱溜一下把食材吸入锅中。实际上,这项设计已经用于“太空马桶”。(吃饭与如厕并提似乎不妥,科学平常心对待就好。)

我曾泣血控诉前同事徐大壮:“多年不弃报复性消费,有肉不菜,有菜不饭。与其共餐,无论丰俭,须抢筷而食,迟则惟余残羹。”恶性竞争进入火锅领域的后果即,只要大壮在,我就没吃过煮熟了的肉。令人欣慰的是,就算我俩同时被选中执行太空任务,他也难以先下筷为强了,因为从太空火锅里捞食真没那么容易。

小王又建议说,煮熟了的一锅放进离心机甩,汤与食物自然分离,然而,这种简单粗暴的食法直接扼杀了豆腐、鸭血、脑花上天的可能性啊!在我的方案里,容器内壁还再装一个多自由度、可伸缩的机械装置,从汤里抓取食物塞进通道,通过外部抽气装置又是吱溜一下吸出去,终于能吃了,我的牛肉鸭肠黄喉们,我的青笋莲藕海带们。吃得肉肉鸭肠黄喉们,我的青笋莲藕海带们。吃得肉肉鸭肠黄喉们,我的青笋莲藕海带们。

早期飞行由于空间驻留时间短,加上航

天器轨重量和设计的限制,航天员基本饿着,回地球再补。随着航天飞行时间加长,逐步有了牙膏式流食,“一口吞”式冷食和复水热食。未来长途太空旅行,航天器的生态保系统可支持种植谷物和蔬菜,循环再生自给自足,品种怎么也比“马特呆萌”的土豆丰富。

这每一口,都吃得前无古人后有来者。这每一步,都记录人类如何于地球之外的陌生空间再次蹒跚学步。寻常茶饭顿怒炊颜,皆向未来。鞭长驾远跋山涉水,星月可鉴。

然而这一切,都不及畅想飞船里吃火锅更令这个四川人心潮澎湃。

各国送往星际空间的探测器,携带了地球的文字、图像和声音。但它们并不足以反映地球生活全貌。在这个不明来历的星球上活着的每一天,我都在温情脉脉地吃,热烈奔放地吃,赶学帮超地吃,稀奇古怪地吃。不搞点代表性的吃法上太空,对不起全宇宙啊。

海底捞,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 非常文青

## 让我做一会儿溪水吧

□ 李汉荣

一条大河有确切的源头,一条小溪是找不到源头的,你看见某块石头下面在渗水,你以为这就是溪的源头,而在近处和稍远处,有许多石头下面,树丛下面也在渗水,你就找那最先渗水的地方,认它就是源头,可是那最先渗水的地方只是潜流乍现,不知道在距它多远的地方,又有哪块石头下面或哪处野薄荷附近,也眨动着亮晶晶的眸子。于是,你不再寻找溪的源头了。你认定每一颗露珠都是源头,如果你此刻莫名其妙流下几滴忧伤或喜悦的泪水,那你的眼睛,你的心,也就是源头之一了。尤其是在一场雨后,天放晴时,每一片草叶,每一片树叶,每一朵花上,都滴着雨水,这晶莹、细密的源头,谁能数得清呢?

溪水是很会走路的,哪里直走,哪里转弯,哪里急行,哪里迂回,哪里挂一道小瀑,哪里漾一个小潭,乍看潦草随意,细察都有章法。我曾试着为一条小溪改道,不仅破坏了美感,而且要么流得太快,水上气不接下气似在逃命,要么滞塞不畅好像对前路失了信心。只好让它复走原路,果然又听见纯真喜悦的足音。

别小看这小溪,它比我更有智慧,它遵循的是自然的智慧,是大智慧。它走的路就是它该走的路,它不会错走一步路;它说的话就是它该说的话,它不会多说一句话。我跟着溪水蜿蜒徐行,穿花绕树,跳涧越石,发现像一条单纯的溪流是多么幸福啊。你看,老树掉一片叶子,算是对它的叮咛;那枝野百合投来妩媚的笑影,又是怎样的邂逅?野水仙果然得风成仙,守着水就不远离一步了;盘古时代的那些岩石,老迈愚顽得不知道让路,就横卧在那里,温顺的溪水就嬉笑着绕道而行,在顽石附近漾一个潭,正好,鱼儿就有了合适的家,到夜晚,一小段天河也向这里流泻,汇聚,潭水就变得深不可测;兔子一个箭步跨过去,溪水就抢拍了那惊慌的尾巴;一只小鸟赶来喝水,好几只小鸟赶来喝水,水正正经心会它们喝完,担心自己被它们的小嘴衔到天上,不远处,一股泉水从草丛里笑着走过来,溪水就笑着接受了它们的笑……

我羡慕着溪水。如果有人活着,能停止一会儿,暂不做人,而去做一会儿别的,那就让我做一会儿溪水吧。让我从林子里流过,穿花绕树,跳涧越石,内心清澈成一面镜子,经历相遇的一切,心仪而不占有,欣赏然后交出,我从一切中走过,一切都从我获得记忆。你们只看见我的漂亮,而不知道我漂亮里的无限丰富……

我羡慕着溪水。如果有人活着,能停止一会儿,暂不做人,而去做一会儿别的,那就让我做一会儿溪水吧。让我从林子里流过,穿花绕树,跳涧越石,内心清澈成一面镜子,经历相遇的一切,心仪而不占有,欣赏然后交出,我从一切中走过,一切都从我获得记忆。你们只看见我的漂亮,而不知道我漂亮里的无限丰富……

我羡慕着溪水。如果有人活着,能停止一会儿,暂不做人,而去做一会儿别的,那就让我做一会儿溪水吧。让我从林子里流过,穿花绕树,跳涧越石,内心清澈成一面镜子,经历相遇的一切,心仪而不占有,欣赏然后交出,我从一切中走过,一切都从我获得记忆。你们只看见我的漂亮,而不知道我漂亮里的无限丰富……

我羡慕着溪水。如果有人活着,能停止一会儿,暂不做人,而去做一会儿别的,那就让我做一会儿溪水吧。让我从林子里流过,穿花绕树,跳涧越石,内心清澈成一面镜子,经历相遇的一切,心仪而不占有,欣赏然后交出,我从一切中走过,一切都从我获得记忆。你们只看见我的漂亮,而不知道我漂亮里的无限丰富……

我羡慕着溪水。如果有人活着,能停止一会儿,暂不做人,而去做一会儿别的,那就让我做一会儿溪水吧。让我从林子里流过,穿花绕树,跳涧越石,内心清澈成一面镜子,经历相遇的一切,心仪而不占有,欣赏然后交出,我从一切中走过,一切都从我获得记忆。你们只看见我的漂亮,而不知道我漂亮里的无限丰富……

我羡慕着溪水。如果有人活着,能停止一会儿,暂不做人,而去做一会儿别的,那就让我做一会儿溪水吧。让我从林子里流过,穿花绕树,跳涧越石,内心清澈成一面镜子,经历相遇的一切,心仪而不占有,欣赏然后交出,我从一切中走过,一切都从我获得记忆。你们只看见我的漂亮,而不知道我漂亮里的无限丰富……

我羡慕着溪水。如果有人活着,能停止一会儿,暂不做人,而去做一会儿别的,那就让我做一会儿溪水吧。让我从林子里流过,穿花绕树,跳涧越石,内心清澈成一面镜子,经历相遇的一切,心仪而不占有,欣赏然后交出,我从一切中走过,一切都从我获得记忆。你们只看见我的漂亮,而不知道我漂亮里的无限丰富……

我羡慕着溪水。如果有人活着,能停止一会儿,暂不做人,而去做一会儿别的,那就让我做一会儿溪水吧。让我从林子里流过,穿花绕树,跳涧越石,内心清澈成一面镜子,经历相遇的一切,心仪而不占有,欣赏然后交出,我从一切中走过,一切都从我获得记忆。你们只看见我的漂亮,而不知道我漂亮里的无限丰富……

我羡慕着溪水。如果有人活着,能停止一会儿,暂不做人,而去做一会儿别的,那就让我做一会儿溪水吧。让我从林子里流过,穿花绕树,跳涧越石,内心清澈成一面镜子,经历相遇的一切,心仪而不占有,欣赏然后交出,我从一切中走过,一切都从我获得记忆。你们只看见我的漂亮,而不知道我漂亮里的无限丰富……